

憶臺北「三軍球場」的風光歲月

· 陳邦彥 ·



長久以來，看到一些中外報刊的傳記文章，不覺想起我們這一代人彌足懷念的臺北「三軍球場」的風光歲月。

緣以民國三十八年（一九四九年），國民政府領導抗日戰爭勝利後，未能休養生息，即面臨國共內戰，而落得最後棄守大陸，成為飲恨的一年。當時有數百萬軍民隨之遷臺，在「卧薪嘗膽，力圖反攻」的氛圍當中，人們的苦悶、惶惑、期待的心情當中，自是需要一種戰鬥的意念，精神的力量來提振他們的希望，昂揚他們的鬥志，調適他們的生活情懷。

時先總統 蔣公高瞻遠矚，實行國家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等的全面改革；經國先生秉承其意念，首先改革軍中的政戰工作，在一系列的作為當中，也選擇興建「三軍球場」。此一措施看似一種體育建設，但卻產生多功能的政策影響。實質上它具有戰鬥性、育樂性、群聚性，而成為當時凝聚全民意志的反抗俄的精神堡壘。

「三軍球場」位在介壽路總統府對面右側，佔地數千坪，係由兵工建設，為一鐵皮為牆，石棉為瓦的「克難」建築，場內四邊座位採階梯排列，約可容納萬人觀賞，進正門右邊中間有司令臺，可供集會演說及康樂活動之用，場中有籃球架兩座，是吸引千千萬萬觀（聽）眾心臟狂跳、細胞緊張的發射臺。每遇球賽即由「中廣」體育記者洪縉伸及後起的傳達仁用快口直播，對每個球員不僅如數家珍，且每個動作的形容更是融入實戰、妙語如珠，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

因球賽精采，場場爆滿，排隊買票的「人龍」拖曳數里，直站得你眼冒金花、兩腿發軟，也是心甘情願。最難以承受的是眼看球票即將到手，卻逢票已賣完，那種懊惱，萬千球迷幾乎每個人都遭遇過，依然是「明天再來」，毫不氣餒。因此想要現

場觀賞既是一票難求，為應全省民眾期盼，透過收音機收聽現場直播球場實況成了最熱門的享受。那時平面媒體流行一句話：「千家排隊買球票，萬戶收音聽入迷。」其另一原因為電影院少之又少，放映的全是名片，中影、臺影尚未具自製能力，電視更是尚未問世，民眾的寄託再沒有比球賽來得更具吸引力和刺激了。

現在再介紹當年三軍的頂尖球隊：

空軍大鵬籃球隊成員有：朱聲濤、游健行、孫煥廷（以上號稱球場「三劍客」）、路靖、王心一、凌鏡寰、楊百乙、秦循則、潘作樑、黃建國、李復明、牛炳鑑、鍾人傑、湯銘新等。他們幾乎全是飛行員，經由各部隊挑選，交桃園基地「空軍第五戰鬥大隊」集訓而成軍。

陸軍七海籃球隊成員有：王士選、廖滌航、王毅軍、霍劍平、賈士軍、鄭大光、毛家榮、沈大為等。

海軍海光籃球隊成員有：賴連光、于瑞章、戚劍虹、王綺格、林有詩等。

此外，尚有聯勤的「飛駝」、警察的「警光」、鐵路局的「鐵路」等隊，都具有相當的水準。在數隊精采競技之餘，前面提過，他們除了打球之外，本身也要在工作崗位上執行其例行的軍事任務。時「大鵬」的游健行是在空軍飛偵察機的，在一次執行任務時不幸殉職，其尚在就讀某大學的女友吳寶華聞訊傷慟欲絕，幾乎要為他捨身殉情，讓千萬球迷為她心酸，一時勸慰的函電如雪片飛來，某平面媒體的讀者曾以南唐馮延巳的一闋「鵲踏枝」，道盡吳妹思念之苦：

詞曰：

誰道閑情拋棄久？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，日

日花前常病酒，不辭鏡裡朱顏瘦。

河畔青蕪堤上柳，為問新愁，何事年年有？獨立小橋風滿袖，平林新月人歸後。

讀來倍感淒美。游郎有此紅粉知己，夫復何憾！

那個時代，中共暴政為穩固本身政權而花樣層出不窮，一個運動、一個運動的推動，巧立名目，將異己和所謂的「黑五類」鬥死方休。我政府除了口誅筆伐外，「三軍球場」的「戰鬥晚會」也會熱烈聲討，各個軍種的康樂團隊和各界自行製作的創意節目均為晚會的主軸。其內容寓意深刻、匠心獨運，集藝術、自強、批判、戰鬥、反共、創新於一爐，充分顯示了全民「反攻大陸、解救同胞」的決心！最難得的是，通常都會由時任國防部總政戰部的蔣經國主任主持，他那堅定的立場、精到的內容、感人的例證、無比的熱忱，用略帶沙啞的聲音，字字句句、透人心扉，至今令人印象深刻、念念不忘！

以上的場地除舉辦籃球競賽，適時的「戰鬥晚會」外，也會有海外僑團和知名的國際影歌星來臺勞軍而舉辦的「勞軍晚會」，像李麗華、童月娟、周曼華、華怡保、張仲文、王元龍、嚴俊、吳鶯鶯、樂蒂、葛蘭、尤敏、洪波、白雲、劉瓊等，以及美僑、菲僑、泰僑、韓僑、港僑、新僑、越僑、馬僑（馬來西亞）等等組團來臺慰問鼓勵，確實是令人無限振奮的雪炭之情。

他們每次勞軍，總不忘捐獻政府一些錢財或物品，記憶最深的是在籃球競賽休息時間，總政戰部副主任易國瑞將軍總會拿一隻有許多「明星球員」簽過名的籃球當場義賣，購買者多為大陸來臺的殷商和臺灣名紳，一隻球的價碼有時可買一部汽車，其中也不乏大陸來臺的軍公民眾和本省同胞，傾自己的儲蓄來共襄盛舉，沒有「意識形態」之分，場面感人！

那一個戰鬥的年代，人們生活在艱苦的歲月中，有此心靈意念寄託的場所，是多麼值得讚美、感念的一樁往事啊！